

福海系列之——

踏雪纳福

◎刘妍

【鸢飞鱼跃】

我承认,好奇害死猫;骄傲蒙蔽了心,视野决定格局。窃以为,深度行走在天山南北,对于其风土人情很了解,其实不然!夏天在乌兰古湖转圈圈,快艇上乘风破浪,大快朵颐地享受烤鱼,心被湖水揉碎了,人湮没在海天一色。阿尔泰山的冰川雪融水源源不断地奔腾,注入吉力湖和布伦托海。大小海子,两片水域合二为一,外形如大小葫芦,被称为“乌兰古湖”。据悉,湖深均14.5米,北岸断崖,湖盆由断层陷落而形成。有趣的是,乌兰古湖与额尔齐斯河“肩并肩”,最短间距仅两公里。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其想象力在人类之上。这边是海子,那边是雅丹地貌;这边烟波浩渺,那边风蚀残石。沙漠、戈壁、草原、荒野,湖水、雅丹,一个比现实魔幻主义还要深刻的“海上

【踏雪渔猎】

乌兰古湖四季分明,着装各有千秋。春天妩媚、夏天清凉、秋天明艳、冬天肃穆,一切显得圣洁、高雅。白雪皑皑遮蔽了一切生机,凋零的万物少了情趣和意境。内心异常平静,我仍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脉搏的起伏,肃穆浓烈到撞入双眸,无声无息地净化着灵魂。每年11月到次年3月,这是乌兰古湖的丰收季,最极致的情趣陆续上演。

老渔民努尔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再到冬窝子,已是10月底,他在安居房里足足休整了半个月。11月初,努尔每天都去乌兰古湖,用小铲子在湖面凿开一眼小洞,发现冰层厚度只有0.2米,于是,他又用湖冰将洞填实。一周后,他再次在上次挖洞的不远处凿洞。此时,冰层厚度已接近0.4米,努尔深知,得为大拉网做准备了。休整的日子里,努尔晒网、修网,细细碎碎的活计忙得不亦乐乎。一张巨大的渔网缝缝补补,这可不比补衣服,操心费神。指尖捋过每一寸网,仿佛能感受到鱼与网亲密接触,殊死抗衡。

次年1月中旬某天凌晨3时许,努尔出门,与同伴会合。早饭后,他们在零下40摄氏度的湖边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魁梧身材被裹得严严实实,面部黝黑的窈窕汉子聚拢在一起,面面相觑,再厚实的保暖衣物,也抵挡不了心与心的碰撞与交融。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接下来的一天,众汉子间,时间换时间、生命换生命。努尔将手中的半碗酒撒在渔网上,手臂向上—

【冰雪文化】

乌兰古湖冬捕受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渔猎文化影响,无论是技术上的机械化操作还是民俗观念,两地又同受俄罗斯伏尔加河一带湖泊河流的渔猎文化影响。大约300年前,冬季拉网捕鱼逐渐在伏尔加河一带流行。随着民间交往的加深,口耳相传的技艺、祖祖辈辈相传的心法,形成至今仍在实践的冬季拉网捕鱼民俗。松花江的技艺传入阿勒泰,最早是在1958年。那一年,阿勒泰地区组建了第一支冬季捕捞生产队,从吉林引进拉网捕鱼技术,虽只有两套大网,却用了近30年。当时的劳动作业全靠人力和马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改用机械牵引绞网。2004年,福海县围绕“乌兰古湖冬捕节”开展系列活动。今人眼中,福海冬捕这种古老的渔业生产方式,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旅游资源的活化和与时俱进。而久居楼宇的男男女女,不去山里看人挤人的场景,而是选择来一望无垠的雪海,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品尝美鱼汤,放飞自我、愉悦身心,低成本、高性价比。高度兴奋和愉悦,这既是人性中最本初的追求,也是高性价比的消费支出。因此,每到冬捕季,乌兰古湖所在的福海县一房难求!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如织游人,宁愿住到60公里外的北屯。

冬捕首日,人山人海,人们往往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堵车,那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即便如此,人们也

魔鬼城”就在眼前。地理学专家海鹰教授说,乌兰古湖是第四纪晚期形成的凹陷湖盆,发源于阿尔泰山中的乌兰古河,为该湖的主要水源。湖北岸断崖与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仅距两公里,湖盆由断层陷落而形成。

夏日里,我乘船赴千鸟岛。出发点在乌兰古湖东海岸,光脚踩在柔软白沙上,细沙“调皮”,拼了老命地往我的脚丫子裡钻,脚下的涌泉穴涌的是湖水、是白色的石英砂。湖水清澈,微波荡漾,湖岸周围固定或半固定的沙丘“羡慕”水中沙,无忧无虑地玩耍、嬉闹。湖水低吟,细沙跟随,细细碎碎的小心思被游人肆意的欢笑声盖过。胆小如我,坐坐快艇就算了;胆儿肥的人,快艇、摩托艇劈波斩浪,潇洒走一回!不畏高的勇者,索性挑战一番,感受水上高空拉伞的惊险刺激。湖面如镜,看人看戈壁看沙丘看湖水看镜像,颇有鄯

甩,瓷碗摔碎在地面,名曰“醒网”,似乎是在祈祷天亮后一切顺顺利利,渔获满满。

按照惯例,渔把头努尔按照惯例,庄严而大声地念出醒网祭文,众人朝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拱手作揖,谢天谢地谢鱼神谢众人。随后,渔把头一声令下,大伙将手里的大碗全摔碎,而后奔赴各自岗位。定点点岗定人,来得半点马虎。手臂大小的木头丫子,外加一根木棍作为助力棒,两者之间用尼龙绳捆绑结实。助力棒作为支点,冰洞如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井打出来的是水、冰洞打出来的是鱼,打冰洞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湖心的冰洞必不可少。以湖心为圆点的湖面还有数个冰洞,一头下网,另一头起网。

努尔心里也很忐忑,外表看不出来。每回冬捕都是口碑的积累。千万不要小看下网,这可是百分百的技术活。人站在一望无际的湖面,有的地方冰层厚达1米,有的则只有三四十厘米。是否选中水流,决定出鱼率。当然,对有经验的渔把头努尔来说,绝对是盘“小菜”。努尔先用红旗标定捕捞范围,然后是三四名跟网人员用工具凿洞。钻冰工具凿开一个1米的长方形下网眼。以这个下网眼为中心,由两个冰镗锤组成,每组6~8人。按照众人标定的捕捞范围,每隔15米左右凿开一个直径约0.15米的穿杆洞,冰下引网的工具冰镗锤能进入冰眼,根据捕捞范围大小不同,这样的冰眼要凿200个左右。每凿开一个冰眼,一缕又一缕蒸汽便在晶莹剔透的冰面上散开,乌兰古湖瞬间有了几分“暖意”。随后,人们兵分两路,一声令下,众人下

要凑热闹!冬捕首日出湖的鱼以名贵冷水鱼为主。“冷水鱼”顾名思义是在水温较为冰冷的湖水中。因低温,浮游生物相对热带少、鱼长得慢。有生物科学家打了个比方,在冷水湖长五年,相当于热带的一年。贝加尔雅罗鱼、白斑狗鱼、东方欧鳊等近30种名贵冷水鱼,成为食客眼中的“香饽饽”。缓慢生长,天然成就了鱼的肉质紧实而鲜美。只要一入口,一般人都能感受到快长和漫长的两种鱼之间的差异。梭鲈体形及鳍近似河鲈,体长如梭状,背侧灰绿色,约有十条很窄的褐色横带及斑块。当地老百姓一般将河鲈称为“五道黑”,将梭鲈称为“十道黑”。原产地为黑海和咸海水系的体形较高,似菱形的东方欧鳊,体侧银白色,腹部、尾部、鳍部均为黑色。梭鳊、东方欧鳊,仅在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水系生活。难怪全国各地的人们,跨越山海

阳湖、洞庭湖壮观、瑰丽的景象。芦苇、菖蒲在微风中荡漾,这里是鸟类的天堂。这抹绿,仿如大自然所赐的欢乐园——鸟类、鱼类、动物、微生物等,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湿地微生物等,在绿带里随心所欲地撒欢。夏秋两季,野鸭成群,天鹅等珍稀动物常常光顾此岛。船靠岸、人上岛,惊鸟群起;人看鸟、鸟看人,相互观望。鸟走了又回来,人走了牵挂着鸟。在岛上行走,人得小心翼翼,鸟窝、鸟蛋随处都是,稍不留神就能“踩雷”。天鹅成双成对,羡慕旁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天鹅最美好爱情的样子,莫过于交颈交语、深情对望、相互成就。鱼和水的故事听得多,鸟与湖的故事听得少,尝了负有盛名的福海“全鱼宴”,才算来过乌兰古湖。这里盛产河鲈、梭鲈、白斑狗鱼等十多种名贵鱼类。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我们尝了“全鱼

网。从下网眼插入穿杆锤后,用粗犷固定方向,再用走钩进行冰下水线传递,直到出网眼。绞网机隆隆作响,大拉网便随着网丝绳被渔工拉着在冰下运行,直至出网眼。绞网机牵引着左右两侧的拉网,合拢于出网眼,形成一个方圆数千平方米的网阵,此时才算下网完成。

接下来是等待,等着鱼朝网里钻。这大概就是成语“自投罗网”的现实版。约摸半天工夫,太阳已爬到头顶。努尔觉得时机到了,一声“收网”,众人各司其职,伴随着绞网机的轰鸣声,大拉网开始一寸一寸地回收。机械动力的好处是解放了人力,在没有机械化操作的年代,渔工何其辛苦,渔把头何其操心,使命感、责任感,众望所归……绞盘一直在做重复的圆周运动,渔网被牵引着徐徐露出水面。努尔带头喊着口号“一、二、三”,将网从冒着水汽的网孔中慢慢拉出,最后出水的是一个巨大的网兜,梭鲈、河鲈、鲤鱼……在网里欢蹦乱跳,不时有生猛的鱼儿跃到冰面上,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人的呼吸、鱼的呼吸、湖水的呼吸,天地人三合一,混为一体,乌兰古湖的十多种原产鱼纷纷闪亮登场。

上世纪末,有记载的出鱼重量超过了85吨。近年来,禁渔期让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原产鱼种和优势鱼苗的投入,让乌兰古湖后劲有力,渔获一年超一年,真可谓未来可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有大有小,出冰的拉网长达2000米,网上零星挂着小鱼。努尔见状,赶紧上前将小鱼放生。他说,祖辈留有口训:“放过小鱼,就是放生就是纳福!”众人听了,眼里满是慈爱 and 热目……鱼儿

奔赴乌兰古湖,只有抵达原产地,喝上“头啖汤”,“美食地图”才会拓宽和丰富,味蕾才能有不同新高度。鱼能鱼跃龙门、人能添福增寿,鱼跃人欢、人和美美。

乌兰古湖、松花江和贝加尔湖的渔猎文化源远流长,长期以来被融合在浓厚的冰雪文化之下,似乎有些“被埋没”的感觉。事实上,这里最典型的例子,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携带着人与自然的基因和密码。吉林松原市的查干湖渔猎冬捕,早在2008年就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查干湖,由此进入活态活化的“文化再生产”阶段。国家的顶层设计与市场调节在非遗传保护中发挥上下联动、互通补缺的助力功效。国家顶层设计的“在场”恰到好处地使松散、零乱冰雪渔猎文化有步骤地复兴。冰雪渔猎的集体记忆和“内生力”基础得到呼唤。回眸人类历史征程,自然边界、文化边界和社会边界日渐模糊,冰雪之下的渔猎文化有了一层具有迷幻性的外衣,往往容易让人忽略!渔猎方式作为狩猎方式的一个有机补充,既是人类祖先共同经历的一种漫长生产生活方式,又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冰雪渔猎走过了远古时期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千百年来,乌兰古湖人默默而又自觉地传承着冰雪渔猎文化,保护和尊重着独有的文化。一个独特的文化领地 在阿勒泰人心底被树立起来,把这种世上少有的珍稀文化固定在这片土地上。远古冰雪渔猎文化的存在,突出

宴”。酒足饭后,听当地牧民、渔民讲述着烹鱼心法——家家都有一本烹调鱼宴的心得,花样繁多、口味独特,为中华优秀烹任“鱼文化”增添了一笔。

乌兰古湖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它位于北纬47度,比之更高纬度的湖很多,但如乌兰古湖般早早凝结成“冰宝石”的却少见。每年10月中旬,乌兰古湖开始渐入“冬眠”状态,天上飞的、湖里游的,湖里湖外都开始按下“暂停键”。淡蓝色的湖水逐渐凝成冰,高处、远处看,如同蓝色冰宝石。冰层厚达1米多,湖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苍茫大地、茫茫雪海,“冰宝石”宁静地镶嵌在广袤的银色雪海中。在五彩阳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平静的表面,湖底又是另一番景象。鱼类在厚厚的冰层呵护下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来年五六月化雪后的那一抹光。

在冰湖上扭动,人自觉地一勺又一勺盛湖水浇鱼。一会儿工夫,冰面上全是跳跃着的鳞光闪闪的鱼儿。是鱼儿亮瞎了人的眼,还是阳光照射湖冰反射人眼,无人可知!努尔的胡须上挂着冰梭子,我调侃道:“树有树挂,胡须有胡挂。”围观者中有不少买手,他们争先恐后地竞价“头鱼”。按照民俗,只有鲤鱼才有资格做头鱼。鲤鱼,锦鲤,鱼跃龙门,好意头,吉祥又有意义。吃头鱼,寓意新的一年平安喜乐、先拔头筹。好彩头,吸引众买家争相竞购。努尔会在出鱼不远的地方支起一口锅,让专业星级大厨炖一锅鱼汤。见者有份,美美与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负责烹饪的大厨,不仅厨艺高超,而且统筹协调能力强。高台上筑起的大锅,锅底下专人负责生火添柴。大厨在台上尽情发挥。由于锅大,大到人站在锅中仿佛一条鱼。安全起见,大厨腰间绑着腰带或安全绳,一头系在腰间,一头由专人拉扯,防止大厨过于投入,用力过猛,惯性使然掉入锅中。大厨说,超大型鱼汤成败在于火力是否到位、水运输是否及时——火力跟不上,鱼汤鲜味少了些;水不及时到位,锅糊多了烟熏味,将毁了一锅鱼汤。户外气温低,火力上不去,冻了输水管,因此,大厨不仅精烹饪,还要善于、精于指挥众人。五湖四海抵达乌兰古湖的人们,在惊叹鱼跃冰湖的景象时,喝上一口鲜美的鱼汤,分甘同味,或许,这是许多人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场景。一人一生、一口鱼汤、一个场景、一块“蓝宝石”,一个千余平方公里的内陆淡水湖,一次难忘的经历,喜哉、乐哉、幸哉!

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色,冰雪渔猎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是跟随动物种群流动而变迁,但同时产生使人类定居的特定条件。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才能有源源不断的鱼跃出冰洞的持续场景。

乌兰古湖冬捕活动成形于2005年。而当下,活态传承是较为关键的一环。冰雪渔猎既要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进行传承与发展,也要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得到保护与传承,或使阿勒泰冰雪渔猎文化,探索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间新的结合形式,为乌兰古湖古老的渔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在变与不变当中,变是外在形式,不变是内核。世间没有一种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冰雪渔猎或在保持其文化内核的同时,会以不同的文化方式得以延续。文化遗产是包含有形的文物和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的统称。遗产是文化生产的一种模式,它赋予了文化第二次生命。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爾在论述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正与反说中提出:以文化为国际竞争核心的新全球时代,文化使一切变得不一样,传播是文化发挥作用的关键过程。文化国际传播是国家间基于文化利益、价值认同进行身份交往和确认的过程,与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息息相关。乌兰古湖冬捕节能否迎来一次“泼天富贵”、潮水般涌动的流量,使得渔猎纳福活动广为人知,深刻而广泛地沿着“一带一路”文化输出,这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外一首)

克兰河

哈尼开·艾勒江[作]
哈布力·达列力汗[译]

您,可曾见过克兰河
您,可否听过一首歌
春潮涌动,河水奔腾
像是在召唤

河畔花红柳绿
白桦亭亭玉立
男女老少皆相宜
携手相看两不厌

耆英,您可知晓
为何起名“克兰”
山谷间飞流直下
河谷中白浪翻滚
直插云霄的山峰
跳跃跃腾穿其中

乌兰古

乌兰古
宛如快乐生活的盛酒觥
好似沃野千里的载福禄
犹如阳光明媚的开心天
又是水光接天的美夜间

我的大湖,乌兰古
烟波渺渺荡轻舟
百鸟争鸣齐欢唱
水天一色好景象
横亘于阿尔泰山怀抱
赐予生命尽享福分
游客如湖,声名远扬
气象新生活美 百姓乐
好时代齐声夸赞
家和国盛万事兴
祝永远幸福美满

美丽家园
江河湖泊慈母般深情滋养
广阔大地清新万丈
万紫千红竞相绽放
生机勃勃乌兰古
金辉照耀日子美
美好生活受鼓舞
万千儿女感党恩



魅力阿勒泰

◎杨继龙 作